



老爹的遺囑

牛大款開始並不叫牛大款，叫牛大寬。牛大寬做夢都想發大財當大款，後來就把名字改成了牛大款。要說這事情也巧，好名字叫了幾年，牛大款一路順風，一個不大的紙箱廠被他玩得風生水起，自己還真就成了當地人眼中的大款。

眼下有些有錢人特別要面子，愛顯擺，牛大款就屬於此種類型。可顯擺也總得有機會吧？在目前，最給力的顯擺機會，莫過於婚、喪、嫁、娶。兒子結婚可是個炫耀顯擺的好機會。牛大款有個兒子叫牛津，雖說今年還不足20歲，可牛大款整天催促兒子找女朋友結婚，其目的不就是想借著給兒子置辦婚禮的機會顯擺一下自己富有嘛！牛大款盼兒子結婚，腳足了勁想借著婚禮露富，長長臉，可牛津卻不解人意，偏偏不給父親這個機會。這孩子喜歡讀書，根本沒有心思戀愛，面對父親的提議，脖子一擰，硬邦邦地給父親一句：“不拿到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，我是根本不可能考慮個人問題的。”

就在牛大款苦於找不到機會顯擺的時候，沒想到這機會突然間說來就來了：這天夜裡，他父親牛老泰突發心臟病，在醫院搶救了幾天沒有搶救過來，撒手去了。

父親的死，讓牛大款全家悲痛不已，不過同時也為牛大款提供了一次露富顯擺的大好機會。就在牛大款心中這

團蘆葦之火熊熊燃燒之際，堂叔牛老滿又添柴吹風鼓勁來了：“大款啊！你有廠有錢的，在咱們十裡八鄉也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，你爹的喪事可不能辦得太寒酸了，可不能讓村裡老老爺爺們笑話，背後戳咱脊樑骨！”

這話牛大款是一萬個愛聽！真是英雄所見略同！牛大款當即豪氣沖天地說：“放心吧老滿叔！我一定把父親的葬禮辦得隆重氣派，風風光光，絕不會讓親戚朋友們看不起咱牛家的！”第二天晚上，牛大款就把村上的幹部、親朋好友以及本家男女老少請到了紅滿天大酒店。別人家辦喪事用的是5塊錢一包的香煙，大款用的是20塊錢一包的香煙。別人家喝的都是二三十塊錢一瓶的酒，而牛大款給大家喝的，是100多一瓶的好酒。

請來辦事的人吃得好，立刻行動起來，按照分工，有人上省城去請戲班，有人到棺材舖去挑上等的好棺材，還有人到紙紮店預定紙紮。可就在牛大款緊鑼密鼓地為父親的喪事大操大辦忙碌奔走之時，沒想到意外突然間就發生了：這天上午，市民政局突然開車來了好多人，說有人舉報他家死了人不火葬，打算土葬，還要大操大辦，因此特來阻止，並當場責令其火葬。

自古民不跟官鬥，胳膊拗不過大腿，牛大款他再有錢也不敢跟政府，跟法律較勁啊！就這樣，原本打算風風光

光大操大辦的葬禮，在民政部部門的干涉下，只得草草收場。對於牛大款來說，有錢不能花也是一種精神折磨。由於民政部部門的干涉，未能把父親的葬禮辦得威震四方，名揚鄉裡，這讓牛大款很生氣。於是，埋葬過父親後，牛大款就一心想找出那個告密者，給對方點顏色看看，以解心頭之恨。

為了找出那個到民政局告密的人，牛大款特意花錢雇了幾個草根偵探，開始進行暗中調查。可這幾個草根偵探查了兩天，連一點線索都沒有找出來。為了充分調動起草根偵探的積極性，儘快挖出那個告密者，牛大款隨即又出臺了一項獎勵措施：誰能挖出那個告密者，除了之前談好的正常工資外，另有獎金1萬元。但遺憾的是，兩天過去了，這幾個草根偵探還是一點收穫沒有。牛大款見這幾個草根偵探太草包，後來乾脆解雇了他們，自己親自上陣。可從哪裏入手呢？經過一番分析後，牛大款就把目標對準了民政局。民政局如果不是接到有人舉報，怎能前來干涉？那舉報人為啥舉報？還不是為了獎金嗎？因此，要想找到舉報人，就得從民政局下手。

民政局局长李勤是牛大款的老同學，聽牛大款說明瞭來意後當場一驚，當即對牛大款說：“咱倆這麼多年的關係了，你可不能逼我幹違法的事啊！要是別的事情，只要我李勤能幫上忙的，一定會幫你，但這件事可是原則問題，

我身為局長，把告密者洩露出去，這不是違紀違法，砸自己飯碗嗎？”

牛大款一聽不高興了。見牛大款變臉了，李勤就趕緊換了種口氣勸他說：“你就別和那個告密者過不去了！現在全國都在響應中央號召勤儉節約，我看這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啊！喪事這樣辦下來，你裡裡外外省下不少錢嘛。再說了，有了事，你們經濟條件好的都這樣較勁攀比大操大辦，那以後村裡那些收入不高的可咋辦？這樣一直攀比下去，以後村裡誰家還死得起人啊？”

牛大款見從李勤身上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，最後不得不失望而歸。可回到家裡後，牛大款還是不死心：我就不相信找不出那個告密者！

為了找出那個告密者，牛大款突然想到了民政局的財務科：告密者告密以後，民政局要給予現金獎勵，他要領取獎金，就必然會留下自己的簽字……想到這，一個大膽的計劃就在牛大款腦子裡產生了——他打算花錢雇人，趁夜晚潛入民政局財務科，通過查找取款憑證，來找出那個告密者。

村裡有個遊手好閒、偷雞摸狗的小混混叫狗寶。這天，牛大款把狗寶喊到家裡好吃好喝招待。酒足飯飽後，牛大款就把自己找他來的目的說了一遍。可狗寶一聽說要他到民政局去行竊就膽怯了。狗寶小偷偷摸不在話下，可要到民政局行竊，他可沒這個膽。但狗寶這夥貪財，抵擋不住那5000元的誘惑，最終還是把這差事接了下來。

事情可並不像牛大款想得那麼簡單。這天早上，他剛起床，就接到了民政局局长李勤在手機裡的一通臭罵：“牛大款你真混球，咋啥點子都想得出來呢？你快給我過來……”

牛大款預感到事情不妙，猜想一定是狗寶夜到民政局出事了，於是心裡一驚，暗暗罵起了狗寶：這小子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！肯定是昨夜行動失敗，把老子給供出來了！

牛大款來到民政局，李勤一見面就是一通埋怨：“你這傢伙真混蛋，火葬有啥不好？你咋啥事都敢幹呢？那事都已經過去了，為啥還一直心裡放不下呢？這倒好，雇人夜入民政局財務科偷盜，這事你讓我咋替你收場？”

牛大款正被李勤罵得抬不起頭，突然看見趙鵬氣喘吁吁跑了進來：“牛老闊，不要再花心思查找了，那個害你

爹火葬的告密者是我……”

聽到這牛大款驚呆了，好久才回過神來，氣憤地說：“真是人心隔肚皮啊，想不到那個暗中搗鬼放冷箭的人竟然是你！趙鵬啊趙鵬，我平時待你不薄啊，你怎麼能……”牛大款剛說到這，趙鵬突然打斷他說：“正是因為你待我不薄，所以我才不得不到民政局告密，阻止你……”

原來，牛大款的父親和牛大款可不一樣，他最看不慣的就是那些華而不實的東西。他生前常對兒子說，要孝在生前，人死了，葬禮再隆重，花再多的錢都是白搭。牛老泰患病住院期間，最不放心的，就是擔心自己死後，兒子為他的喪事大操大辦鋪張浪費。他知道兒子要面子，愛顯擺，還是個一筋筋，不容易被人勸說，於是就寫了一份遺囑交給了趙鵬，並囑託趙鵬，等自己死後，如果兒子為他的喪事大操大辦不聽勸阻，就到民政局去告密，借助政府的力量來阻止兒子鋪張浪費。牛老泰死後，牛大款果然大操大辦。想起牛老泰的臨終囑託，趙鵬只好悄悄到民政局把牛大款給告了。由於自己的舉報，民政局及時幹預，總算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牛大款的鋪張浪費行為。本來，趙鵬打算辦完牛老泰的喪事後就把這個秘密告訴給牛大款的，可那天見牛大款太忙，就打算過了這陣子再找牛大款把事情說清楚。可讓趙鵬沒想到的是，那天晚上，他母親突然患病住院，他到醫院照顧母親，一待就是好幾天。趙鵬今天終於從醫院回來，聽說此事後，就立刻趕過來說明瞭真相。

說了事情的真相後，趙鵬怕牛大款不信，伸手就從衣兜裡掏出牛老泰的那份遺囑遞了過去。牛大款展開遺囑，只見上面寫道：兒啊，雖然你這幾年辦廠也掙了點錢，但搞企業沒有一帆風順的，你可要居安思危，留個後手，把錢用到該用的地方，不能鋪張浪費啊！我知道你小子要面子，愛顯擺，還是個強筋驕不聽勸，我死後，喪事一定會大操大辦鋪張浪費。為了阻止你的浪費行為，所以我特意囑託趙鵬，等我死後，如果這喪事你硬要大操大辦，就讓他到民政局去……

看過父親的遺囑，牛大款激動萬分，一把抓住李勤的手慚愧地說：“你說得沒錯！我混蛋，我是真混蛋啊……”

賭鬼

米貴，外號叫賭鬼。那年深秋，他披著件早已分不清顏色的破棉襖，在北橋根坐著塊半截磚，閉著眼，手伸在褲兜裡摸跳蚤。他的眼窩很深，乍一看像個八卦瞎子，我不得不得說出了口。他一聽，睜開了眼：“去，去，去，一邊玩去。”

睜開的眼也不大，周圍眼邊發紅。我們往後退了退，他仍閉著眼摸跳蚤，摸出一個放進嘴裡咬死後，呸地吐出來。

“跳蚤好吃吧？”我問他。他又瞪開那發紅的小眼睛，笑了：“它咬我，我咬死它。”

他隨後一招手：“小傢夥，過來。”

我對他說：“我不叫小傢夥，叫建國。”

“行，建國，去供销社給我買盒火車頭煙，給你一分錢路費。”

說著他掏出一角五分錢紙幣給我。買回煙，人家找回一張二分紙幣。我交給他：“給我換來這二分錢。”

他說：“都給你了，下次再給我跑腿買煙。”

可樂壞我了，這是我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小金庫。所以幾十年後，我還清楚地記得賭鬼的形象，那發紅的小眼睛在我的記憶中也沒有那麼討厭了。

外號叫賭鬼，自然賭錢就是他最大的嗜好。他經常對人說，吃嗎噠賭是大虧，只數賭錢有來回。每天晚上，他都是在輸輸贏贏的牌桌上度過的，情感在沮喪和狂喜中起伏。他最實誠，幾近於傻，其實是太智若愚。有時本是他贏了，只要有人起哄：“你輸了，你輸了，包賠包賠。”他就會說，真不仗義，便賠了人家錢。

一次他擲骰子，一連出了五個麼，他爹在跟前，伸手打了他兩巴掌：“你就只認那個麼嗎，不會換個點嗎？”

他哭得滿臉是淚。人們以為都這樣了，一定不會再出麼了，可一掀寶盒，還是麼，讓他大大

地撈了一把。

他推牌九，總是當莊家。有次他賣了頭豬，有五六百元。知道的人互相通知：“賭鬼又有錢了，咱去幾個人把錢給他贏回來。”

晚上，賭桌旁的人真不少，他還當莊家。一次他將牌發出去後，不小心掉地上一張，他彎下身子去桌下找，嘴裡卻對大夥說：“不要換牌。”

一句話提醒了大夥，趁他找牌的時間，都將手中的兩張牌換了。有的甚至從碼好的老堆裡揀牌，換成了牌九中的大點，甚至換成天杠地杠。

賭鬼在桌下摸了一會兒，沒摸著，便將桌上的燈端下去找，又對大夥說：“賭碼都不要動啊。”

這一說，又提醒了人們，都紛紛將口袋裡的錢全掏出來押上。

賭鬼找著了那張牌，將燈端桌上，說：“有人動牌沒有？”

“沒有，沒有。”

又問：“有人動賭碼沒有？”

“沒有，沒有。”

又說：“要麼這樣吧，這局不算，再重發牌吧。”

人們堅決不同意。他無奈奈何極不情願地說：“那好，亮牌吧。”

三家都亮出了牌，分別是十二點對，叫天杠；二點對，叫地杠；另一家是紅八點對。個個心裡偷著樂，甯說你一頭豬錢，兩頭豬錢也不夠賠。

這時賭鬼翻開自己的牌，一張是三爪勾三點，等翻開第二張牌，人們臉上的表情凝固了，都呆住了。原來第二張是皇上六，三爪勾和皇上六點組成的是牌九中最大的點：皇上。人們常說，皇上出京，遍地通吃。賭鬼在人們驚愕的目光中，將桌上的錢用手一攏，裝在他破襖口袋裡，然後碼好牌，說：“下注吧。”

人們都不動了，因為所有的錢全讓賭鬼贏光了。

賭鬼走後，人們似乎想起了什麼：他掉桌下一張牌，伸手就能撿起，他竟找了一分鐘。卻又端燈再找，還喊，不要換牌，不要加注碼。這時都才明白，一幫精明透頂的人，都叫賭鬼給耍了。

搶劫隱形富豪



如今，現金支付越來越少，幾乎都是電子支付。有人高興，也有人不高興，這不，資深小偷小毛和阿豹如今可鬱悶壞了。

這倆小子如今日子越過越窘迫，小毛動了金盆洗手的念頭。這天，他特意在市中心的富貴樓飯莊請阿豹吃午飯。

阿豹走進雅間便問：“我說你這是想起啥來了，在這麼好的飯店請客？”小毛沒說話，等菜上得差不多了，他把門關緊了，給阿豹滿上了一杯酒：“大哥，我在城裡是肯定混不下去了，我準備回老家幹點別的了。”

阿豹聽罷長歎一聲：“唉！如今這城市裡哪還有咱兄弟的容身之處？”阿豹說罷，一仰脖把酒幹了。

與他們一牆之隔的雅間裡，可是另一番景象，這裡面坐著四個人，都是六十多歲的年紀，此刻他們談興正濃。牆壁隔音不佳，那邊說話，小毛他倆聽得很清楚。只聽其中一個說：“咱這幾個老傢夥，最有錢的就數老吳了。”

另一個趕忙打斷他：“你取笑我，咱們這裡最有錢的當數老李。”

“對，我就是有錢。”一個沙啞的聲音傳了過來，“在座的老幾位，數我最有錢！你們信不信？”

老吳“噓”了一聲：“你這人，就懂得低調點？”

誰知老李的聲音反而提高了八度：“就說現在吧，我隨身就帶著二十萬，不是銀行卡，是真值錢的東西，不信我亮出來給你們看看。”隔壁傳來一陣拉拉扯扯的聲音，小毛二人不禁對視了一眼。

“不用看了，老李此言不虛，我給做證。不過，你那物件也會貶值，價格隨行就市。”老吳煞有介事地說。

老李“嘿嘿”一笑：“誰告訴你會貶值？我還升值呢！”

有道是，說者無心聽者有意，幾個老者的這一番對話，引起了隔壁兩個資深扒手的注意。阿豹當時就來了精神，他壓低聲音對小毛說：“你都聽到了嗎？”

小毛一笑，小聲說：“這路老傢夥我見多了，他們這個年歲了，不甘心被社會淘汰，有幾個錢不假，但多不到哪裏去，生怕人看不起，一有這種聚會的場合，就愛得瑟。”阿豹點了點頭，說：“這個機會難得，不如咱們最後再幹一票大的，然後離開這裡。”小毛覺得阿豹說得沒錯，兩人草草吃了飯，將注意力集中到了隔壁，那幾個人一直吃到下午兩點才散。

小毛和阿豹跟在他們身後走出了酒店，四個老頭分別時又是一番客套，從聲音上小毛和阿豹判斷出，穿格紋防寒服的小個老頭是老李。兩個人便偷偷跟上了他，一路上小毛二人仔細打量著老李，看他六十出頭的樣子，衣不出眾，貌不驚人，怎麼看也不像個有錢人，要不是聽了他們之前的對話，誰能想到這人竟是個“隱形富豪”？

不一會兒，老李走到了地鐵站，兩個賊也趕忙跟了進去。小毛趁老李擠地鐵的時候有意靠近他，用他們的行話說，這叫摸一摸老李的“底”，哪知老李很警覺，他似乎很注意旁邊貼近他的人，身子一側便躲開了，小毛根本無法接近他。阿豹見狀心想，看來這老傢夥身上果然是有值錢的東西，要不警覺性不會那麼高。

“他也沒帶包，那二十萬都藏哪了呢？”小毛小聲和阿豹嘀咕。

阿豹說：“你沒聽見剛才他們說話嗎？能升值能貶值的，不是現金，一定是個古玩首飾什麼的，東西肯定不大。你看他剛才那個警覺的勁兒，肯定身上帶著東西了。”小毛覺得阿豹說得真

理。小毛和阿豹跟著老李下了地鐵，剛走出地鐵站，老李的手機就響了，老李接了電話，說：“放心，我沒喝酒，現在下地鐵了，再有五分鐘就到家。”

小毛見這裡地處偏僻，對阿豹說：“老傢夥電話裡說自己馬上要到家了，再不下手來不及了，咱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劫了算了。”阿豹點了點頭。

小毛看左右無人，也沒有監控攝像頭，此處正是“幹活”的絕佳地點，他用手一捅阿豹，阿豹心領神會，兩個人向前緊走兩步，一左一右把老李夾在了當中，二話不說，把他拖到一個拐角處。

“把錢都掏出來！”小毛說。老李嚇了一跳，看著這兩個身材高大的男人，老李很識趣，也沒反抗，從口袋裡拿出錢包，裡面一共就五十塊錢。小毛皺了皺眉，說：“我讓你把值錢東西全拿出來，聽懂了沒有？”

“我的錢只有這些，我沒有其他值錢的東西了。”老李說。

“沒有？別耍花招，你剛才在酒店說身上帶著二十萬的寶貝，我們都聽到了。”阿豹有點急了。

老李恍然大悟，說：“你們是……”他想起來了，剛才在酒店門口看到過這兩個男人。

“快點！別廢話！”阿豹又呵斥道。

老李不禁苦笑一聲，說：“我真沒有值錢的東西，我那二十萬的寶貝在身上不假，可你們拿走也沒用。我剛才跟老哥們開了個玩笑，沒想到你們竟然當真了！”

“你什麼意思？”阿豹不解。

老李說：“我這些年身體不好，去年換了個腎，這個腎，花了二十萬。”